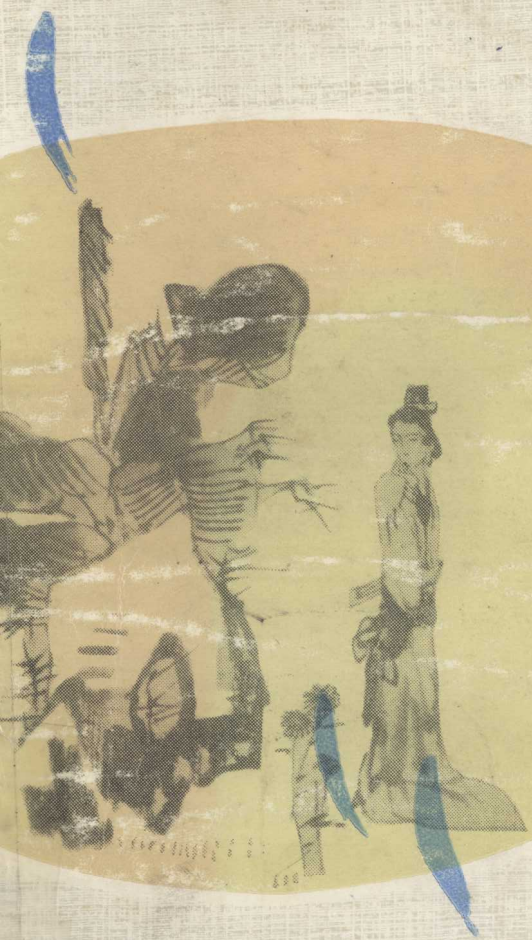


金启华 著



中国 词史 论纲

北京出版社

毕 著

中国
词史
论纲

南京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09号

中国词史论纲

金启华 著

•
南京出版社出版

(南京市湖南路8号 邮编210009)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浦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31千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 • •
ISBN 7—80560—614—5/I·149

定价：3.40元

责任编辑：鲍咏梅

(本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体繁多。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为四言诗，其反映的时代为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也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就编辑成册了。它在世界诗歌史上和希腊荷马时代的《伊里亚特》、《奥德塞》，印度的《摩诃婆罗多》、《那摩延》、巴比伦的《吉加美什》，约略同时。不过它们都是叙事诗，宗教气氛较浓，带神奇性。《诗经》则为抒情诗，描写现实生活，极富人情味。这一美好传统，一直为后代诗人所继承而发扬光大。

《诗经》之后为楚辞，变四言为七、六言交叉进行的诗体。屈原为中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创作了中国第一长篇抒情诗——《离骚》。也是世界长篇抒情诗之一。

汉代有五言诗之兴，历魏晋而盛，复有完整之七言诗出现。南北朝时代，南齐永明时期之声律论的探讨，为中国格律诗之完成提供了条件。“新体诗”的出现，实为五、七言古诗到律、绝诗之过渡诗体。律诗、绝句为唐代新兴诗体，与古诗并驾齐驱。世称唐诗人当包括律绝在内，有的诗论者即以律、绝为唐之代表诗体的。词亦产生于唐，为萌芽状态，历晚唐五代而繁衍，至宋代而大盛。此种长短句式之格律诗与整齐（五、七言）句式的律诗、

绝句，为中国格律诗之两大类。吾尝论中国诗歌之发展，各朝有各朝之代表诗体，或称之为新兴诗体，亦即前贤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前朝之诗体而后代仍有作者，仍有较大成就与影响的，又不可以忽视。如《诗经》为四言诗，魏晋时亦有四言诗之作，并有其特殊风格。之后，代有作者。五、七言古诗固无论矣，即以唐诗而言，懿欤盛哉。但宋诗有其显著特色，可与之相提并论，各有千秋。今言词，当然亦不例外。词与律、绝诗同为受当时音乐影响并密切结合而产生之新的诗体，不过后来作者多以之为抒情之格律诗而创作，不一定是合乐了，但必须遵守其篇章、句式、平仄、用韵等格式，才能称之为律诗、绝句或词。

词作为长短句式的格律诗，自唐代产生以来，经五代、两宋、金、元、明、清，迄今已有近一千四百年的历史了。词作之多，汗牛充栋，词人之多，更仆难数。而评词、集词之作，自宋以来已有作者。不过词史之作，却是二十世纪初期中西文化交流，才有这方面的著述。它虽是分体的文学史，但也和早期编写的文学史一样，原于对文学本身的认识不同，难免把文学史写为庞杂的学术史。而词史也不可避免地写成为词学史。这是时代的局限，我们不必苛求，当肯定其筚路蓝缕之功。曩者，应《词学》编辑部之约，唐圭璋先师和我合作《历代词学研究述略》（载《词学》1981年创刊号）把词学分为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词人传记、词集版本、词集校刊、词集笺注、词学辑佚、词学评论等十个方面进行论述。我们认为这些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对写词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一部词史则应当就词的本身发展以及词人所处的时代及其遭遇和他的词作来叙述，以收知人论世之效。词史是分体的文学史，它只是就词的这一诗歌品类产生以后，在各朝代的出现情况而论述的，在形式方面是无大变化的。但时代在变，各时代有各

时代的思潮,其学术思想必然影响到词的内容。而社会之变迁、文人生活的改变又都与词的内容有关。至于语言艺术文艺美学也都和词作有相关之处。因此,我们认为词在历史中,在形式上虽然没有多大变化,但各朝代的词仍有其不同的内容,从各个朝代的优秀词人的词作中,可以看出其时代的面影,也就是说,各朝代的词仍有其特殊风格。简言之,词反映了各时代现实生活,时代现实生活是词的源流,两者密切到不可分割的,成就了词在内容上的丰富多采。这在文学理论上就是所谓内容与形式问题,旧瓶装新酒问题。旧瓶能不能装新酒,新酒装入旧瓶,是否会变质。从表面上看来,仿古是很容易使形式限制内容的,旧形式装新内容也很容易使内容带旧色彩。不过我们要是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来看,各个时代各个文体的形式虽然相同,但其思想内容是无法相同的。譬如以文而言,唐宋八家之文,归有光之文,桐城派之文,形式上都是古文,实际上他们的思想内容,大不相同。至于诗之有唐宋之分,风格之不同,是很显然的。词当然亦复如此,都是受时代的影响较大。因此,我们认为模仿限制内容较小,旧瓶新酒问题,是不难认识清楚,而可以帮助我们作进一步探讨的。词,这一诗体之富有生命力,也不难从词史中可以看得出的。这也是我在写这部词史论纲中所注意到的。我的这部中国词史论纲,是想对中国词史作一个纲领式的论述,即对词人作简要的介绍,也对他的代表作品做一些评述,指出其在词史中的地位和影响。从宏观中看其大处,从微观中看其差异,两相结合,求其适当。因为是论纲,所以不作过多的繁琐的介绍,只求得其公允和要领。有的则用前人较正确的评论,有的则以己意申述,大都是力求其平。写分体文学史,原于只是对这文体的论述,有时限于体例,不能涉及其他。但好在于词史,是以词反映时代现实生活的历史记录,生活是丰富多采的,词的题材就不至于陷入单

调。我想阅读词史还是可以达到认识生活的目的，提高欣赏能力并作为一种美的享受。这也是作者写这部书所顾及的。

最后，我想谈一谈词作为一种长短句式格律诗，如果把它介绍出去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作品扩大其影响，又如何进行、认识这一问题呢？忆我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讲中国诗歌发展的轨迹这一问题时，在场的学者，其中高层次的，能阅读中文诗歌原文的，颇能识别中国古体诗与格律诗的区别，并能欣赏其美学价值及艺术魅力。但低年级的，只能偶尔听懂汉语，并依靠汉诗英译本，通过听英语解释才能了解的，那他们就不能欣赏中国诗歌之各方面的美了。因为汉语是单音辞，英语及其它国家语言多为多音辞，多音辞重视节拍轻重、高低之声，单音辞可有平仄、对仗、抑扬之美，翻译起来，就辞以达意，求信达雅，但却有时失去其声音、韵味之美，只能就其思想感情方面加以认识，这是语言、文字之不同，无法超越的鸿沟。吾尝观美人康达维（华盛顿大学教授）之英译本《昭明文选》中之古诗部分，又曾观海涛威（哈佛大学教授）之译柳永词。两君皆权威学者，其译诗音节铿锵，文字优美，颇能表现出原诗中之思想感情，而又具有英美诗歌之风味。但却不可能从译诗中区分出：其一种为古体诗，一种为格律诗，即区分出中国诗、词在译文中的差别。此非译者之辞不达意，而实由于单音字与多音字含义之不相同，鹤长凫短，只有听其自然的。吾早岁曾以白话诗译英美诗人拜伦、哈代、沙翁等人的诗篇，则以音节为要素，注意到中英文字的不同特点，而白话诗在这方面的运用，是较为自由的。所以也有美国学人曾认为译我的《诗经全译》的语体诗为英诗是比较方便的。不过对精通汉语的外国学者，他们对中国诗词之区分，还是很感兴趣，并时作深入研究，有的还能作诗、作词。从这些事例中，我们为着弘扬祖国文化，使其在国际间产生影响，是需要知己知彼的。而词被称作为诗中之诗，

不但为国人所爱好，并为世界学人所感兴趣的。我写这部《中国词史论纲》，是想在这方面起到一些作用的。这不单是为着了解过去词的历史，也可以测知词的未来发展。现今海内外都有中国诗词社团的组织，出版诗词刊物，必将有大量的优秀词人、词作出现。我这里谨以为祝。在这部书后，附录拙作词篇若干首，一并希望海内外学者、读者予以批评、指教。

作 者

1991年12月

目 录

{唐五代词论纲·····	(1)
{北宋词论纲·····	(14)
{南宋词论纲·····	(49)
金词论纲·····	(75)
元词论纲·····	(94)
明词论纲·····	(119)
清词论纲·····	(139)
附录 匡庐词·····	(156)
后记·····	(180)

唐五代词论纲

词，原名为杂曲子，或称令曲子、曲子词，简称杂曲、曲子。北宋始称为词，是作为长短句式的格律诗，以别于整齐句式的格律诗——律诗和绝句的。

词的起源和音乐的关系极为密切。这种音乐是燕乐，隋唐以来即在宫廷、市井广泛流行，更吸收了各方面的乐曲。所以《旧唐书·音乐志》称：“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当时著作郎崔令钦的《教坊记》录下这种曲子计三百二十四种，其中与后来词调相同的有七十余种。名既相同，声必沿袭。而这类曲子词，在敦煌石室发现的也有几百首。这都影响了当时宫庭和文人的创作。

唐代的词，唐玄宗有〔好时光〕，李白有〔菩萨蛮〕、〔忆秦娥〕等。唐玄宗之作，有人疑为五言八句诗之加和声的，尚不足称为词。惟李白之作，“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黄升《花庵词选》卷一）。其〔菩萨蛮〕，词云：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词写离人情怀，景与情交织。人在楼上，复立空阶，极状无聊之至。而忽来归鸟，益增惆怅，真是“苍茫高浑，一气回旋”（俞陛云《唐词选释》）。

又其〔忆秦娥〕，词云：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词，“由伤别寄情吊古，风神淡宕，更多慷慨沉雄”（周珏《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卷六十），而“悲凉跌荡，虽短词中具长篇古风之意”（徐士俊《古今词统》卷五）。其以气象胜，真开后来文人词之广阔境地。

敦煌发现的《云谣集》计收词三十首，共用十三个词调，八个是小令词调，五个是慢词词调，这告诉我们词调之兴是令慢同时。不过小令兴盛于唐五代，慢词作者极少。北宋柳永始大量创作慢词，并影响以后作者。从时间上看，在敦煌其他曲子词调中的《剑器词》第一云：“心手三五个，万人谁敢当？从家缘业重，终日事三郎。”这里的三郎系指唐玄宗，可见敦煌词多为唐词。其中不乏名篇，清新巧妙。

如《云谣集》之〔倾杯乐〕，词云：

忆昔笄年，未省离合，生长深闺院，闲凭绣床，时拈金针，拟貌舞凤飞鸾，对妆台重整娇恁面。知身儿算料，岂教人见。又被良媒，苦出言辞相诱。每道说水际鸳鸯，惟指梁间双燕。彼父母将儿匹配，便认得多生宿姻眷。一旦婚得狂夫，攻书业抛妾求名宦。纵然选得，一时朝要，荣华争稳便。

词以铺叙手法写一个少女对婚姻的态度及其心理活动，娓娓说来，情真语切，显出民间词的质朴风格。

又如其他曲子令词中的〔望江南〕，词云：

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

词，对月抒怀，想入非非，其怅别失恋之情，借月光而泄恨，实

透过一层写法。语言则明白如话，具清新风格。

又如〔鹊踏枝〕，词云：

叵耐灵鹊多瞒语，送喜何曾有凭据。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比似好心来送喜，谁知锁我在金笼里。愿他征夫早归来，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

词以人禽对话方式组织成篇，别开生面。各有怨思，明白表露，显示出民间词的情真语朴，设想尤为离奇。

他如〔菩萨蛮〕的写景写人，是：

霏霏点点回塘雨，双双只只鸳鸯语。灼灼野花香，依依金缕黄。盈盈江上女，两两溪边舞。皎皎绮罗光，轻轻云粉妆。

词，句句有叠字，写景写人，音响动人，意也贴切。至于写春游盛况，男欢女乐，则又一首〔菩萨蛮〕云：

清明节近千山绿，轻盈士女腰如束。九陌正花芳，少年骑马郎。罗衫香袖薄，佯醉抛鞭落。何用更回头，漫添春夜愁。

词写景色绮丽，人物风流，动作耐人寻味，而结语尤为含蓄，实为敦煌词中的杰作。此外，敦煌词，还有写健儿卫国、征人怀归、妓女感叹、隐士怡情、学子失望等题材的，也有佛徒的赞颂，医生的歌诀，足见敦煌所发现的曲子词，所反映面是很广阔的。而运用这种形式也较普遍。

中唐以来，作者渐多，如张志和、韩翃、韦应物、王建、戴叔伦、刘禹锡、白居易等各有词作流传。

张志和的〔渔歌子〕，词云：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词写渔家自乐其乐，实寓作者浮家泛宅之趣，超越尘埃之外。其

写景清美，桃花流水句，尤脍炙人口。一时和者有颜真卿、陆鸿渐、柳宗元等，惜词皆失传。惟其弟松龄之和词尚在。日本嵯峨天皇、智子内亲王、滋野贞主皆有和作，足见此词影响之广，远及异邦。

韩翎之〔章台柳〕，词云：

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王建的〔调笑令〕，词云：

杨柳，杨柳，日暮白沙渡口。船头江水茫茫，商人少妇断肠。肠断，肠断，鸂鶒夜飞失伴。

两词均写离情，采用比兴手法，含意深微。柳之被折与鸂鶒失伴，使人触景生情，情怀懊恼。〔调笑令〕这一词牌，当时文人颇习用，如韦应物、戴叔伦均有此词写塞上风光。韦应物的词是：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戴叔伦的词是：

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明月，明月，胡笳一声愁绝。

两词景相辽阔，前词以胡马为主，后词点出“兵老”，余皆写景，一再重叠，而人物皆隐于其中，这种以景掩情手法，耐人寻味。

“边草”句意趣无穷，“胡笳”句，实爆破发响。曼声促节，各臻妙境。

白居易、刘禹锡也均有佳作流传，如白居易之〔花非花〕犹传为自度曲，词云：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

无觅处。

因情生文，意颇朦胧，奇丽而有古趣，实把词的境界提高一步。

又如刘禹锡的〔潇湘神〕二首，也古意饶然。其一，云：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秋。若问二妃何处所，零陵芳草露中秋。

借古吊今，想象玄妙。刘禹锡与白居易又有唱和词留传，那就是他们的〔忆江南〕。白居易的词云：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刘禹锡的和词云：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独坐亦含颦。

前词写江南风景，清秀如画，而情则倾泻无余。后词流丽婉转，顿挫生姿。两词各具特色，其和作之留传下来，尤使词苑生色。

晚唐文人之作词者更多，如杜牧有〔八六子〕，皇甫松有〔天仙子〕、〔梦江南〕，段成式有〔闲中好〕，等等。而温庭筠（812—866）更著有《握兰》、《金荃》等集，后虽失传，而《花间集》、《尊前集》、《历代诗余》中均收有他的词多首。

“唐代词人，自以飞卿为冠”（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而温庭筠为最高，其言深美闳约”（张惠言《词选序》）。他的词，仅〔菩萨蛮〕这一词调，作有十五首，其一云：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渡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词，极写服饰之美，“懒起”句则突出独处之无聊，勾起下片四

句，加深描绘，更因鸂鶒之双双，益增顾影自怜之情绪。词写贵妇之离居，张惠言称“此感士不遇也”（《词选》），可供参考，以求其言外之旨。王国维称“画屏金鸂鶒，飞卿词品似之”（《人间词话》），实道出了温庭筠词的浓丽风格。不过他的词，也有疏淡而意境幽远的，如〔梦江南〕，词云：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词写离妇之行止，一触即发，江楼独望，无限懊恼。“斜晖”两字实点出凝望之久，从早晨之梳洗后，至此，近一整天了。一结以景收，白蘋惨白，人何以堪。真是“痴迷摇荡，惊悸惑溺，尽此二十余字”（沈际飞《草堂诗余别集》卷一）。

温庭筠当系唐代词人中之压阵大将。然而有趣的是唐词之后呻吟亡国之痛者，倒是帝王自己，即唐昭宗李晔（867—904）。他在出奔华州时，登齐云楼望京师，作有〔菩萨蛮〕，词云：

登楼遥望秦宫殿，翩翩只见双飞燕。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
野烟遮远树，陌上行人去。何处有英雄，迎归大内中。

词，志意衰飒，真是亡国之音哀以思了，也是唐词的尾声。

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时期，中国政局最为纷乱，共仅五十四年，帝王换了八姓，虽定都洛阳、开封，实仅控制中原一带。十国分据各地，则为前蜀、后蜀、吴、南唐、北汉、南汉、吴越、荆南、楚、闽。《新五代史》虽以五代为本纪，十国为世家，尊中原为正统，但就文学而言，文人多散处十国，而犹以西蜀、南唐、荆楚、吴越较盛，大抵在长江流域。就这时期文学而言，诗文成就均不及词。西蜀、南唐尤多出色词人。

中原词人之达者，有和凝（898—955）历仕四朝，善短歌艳曲，号曲子相公。他的词如〔薄命女〕、〔江城子〕，写来颇具

幽怨，且多情思。前词云：

天欲晓，宫漏穿花声缭绕。窗里星光少。冷霞寒侵帐额，残月光沉树杪。梦断锦帏空悄悄，强起愁眉小。

后词云：

竹里风生月上门，理秦筝，对云屏。轻拨朱弦，恐乱马嘶声。含恨含娇独自语，今夜月，太迟生。

两词写景，艳丽清妍。〔薄命女〕词一结尤写怨意。〔江城子〕的“轻拨”两句，极写待人之焦急情怀，惟恐弦声扰乱，听不见人来马嘶，心理描写入微入扣。以下又铺写孤独情怀，借月喻人，妙趣横生。和凝“其词有清秀之处，有富艳处，尽介乎温韦之间也”（《栩庄漫记》）。和凝词，使中原词不绝如缕。

西蜀词人，实多由唐入川，如韦庄、牛峤等。韦庄（836—910），字端己，京兆杜陵人。乾宁初，中进士，授校书郎。唐亡，入蜀，官至吏部尚书同平章事。

韦庄的词，素以疏淡见称，和温庭筠词的浓密，为两大不同词风。如他的〔浣溪沙〕词云：

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干，想君思我锦衾寒。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

词，极写相思之甚，“对面对着笔妙甚，好声情”（陈廷焯《白雨斋词评》）。“‘想君思我锦衾寒’句，由己推人，代人念己，语弥淡而情弥深矣”（《栩庄漫记》），“‘想君’、‘忆来’二句，皆意中意，言外言也。水中着盐，甘苦自知”（汤显祖评本《花间集》）。全词全淡语，而淡中寓有深意。又如他的〔女冠子〕词云：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头，含羞半敛眉。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词，直书胸臆，“冲口而出，不假妆砌”（徐士俊《古今词统》卷四），一往情深，但又曲折多变。上片写别时神态，下片则发想奇妙，“不知得妙，梦随乃知耳。若先知，那得有梦？惟有月知，则常语耳”（王闿运《湘绮楼词选》）。词句全随情意转换，似不着力而自胜。

韦庄更有大胆泼辣的词，宛如北朝乐府的，如他的〔思帝乡〕，词云：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这是在“小词以含蓄为佳，亦有作决绝语而妙者”（贺裳《皱水轩词筌》）韦庄词的手法确是多方面运用，而各取得成就。

牛峤（生卒年不详），系唐末进士，后入蜀为蜀主王建的给事中。他的词多写男女之离情别绪。而〔女冠子〕词，则写风流女道士艳事，别具风味。词云：

绿云高髻，点翠匀红时世。月如眉，浅笑含双靥，低声唱小词。眼看唯恐化，魂荡欲相随。玉趾回娇步，约佳期。

这里实写丽情，忽插入道家语，以为点缀。“‘眼看’、‘魂荡’二语，较胡天、胡帝更进一层”（《栩庄漫记》），真是情到极处，就不含蓄了。在令词中别具一格。

张泌（生卒年不详）词，虽多艳情之作，但却蕴藉有韵致。如他的〔浣溪沙〕多首。其〔河渚神〕则可称风俗画，词云：

古树噪寒鸦，满庭枫叶芦花。昼灯当午隔窗纱，画阁珠帘影斜。门外往来祈赛客，翩翩帆落天涯。回首隔江烟火，渡头三两人家。

词，纯系写景，仅“祈赛客”三字为寺中出入之进香者。而寺之内景、外景、远景、近景，无不历历如画，秋意萧然。词开一新的境地。

李珣（855？—930？），系波斯人入中国，居四川梓州，妹舜弦